

宣统元年《重建金门闸记》碑的史料价值

马 垒

(北京市门头沟区文物管理所,北京 102425)

【关键词】河北涿州；清代碑刻；金门闸；永定河

【摘要】位于河北涿州市的金门闸是为数不多的永定河治水遗迹，闸南现存的清宣统元年《重建金门闸记》碑，全面记录了金门闸最后一次大修的全过程，真实客观地反映了金门闸在防御永定河水患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，是研究金门闸兴废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
迄今为止，与永定河有关的古代治水工程并不多见，今河北省涿州市义和庄乡北蔡村北有清代所建金门闸，是为数不多的永定河治水遗迹，曾有多位学者撰文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。更为难得的是，闸南现存五通清代石碑，记载了从清初至清末金门闸在废与建之间的往复更替，记录了人类与洪水搏斗的不屈精神。五通石碑中当属最南端的宣统元年立《重建金门闸记》碑保存最好，是研究清代金门闸较为重要的碑刻资料。

该碑于清宣统元年(1909)刊制，现立于金门闸南一房屋内。碑阳朝东，碑阴朝西，汉白玉石质，方首方趺，碑座已埋于土中。首身一体，通高207厘米，其中碑首高62厘米，宽72厘米，厚19厘米；碑身高145厘米，宽69厘米，厚16厘米。碑阳首题“重建金门闸记”，周饰云龙纹（图一）。碑身竖刻楷体字共25行，满行48字，由总理直隶永定河道、前翰林

院侍读、加二级纪录八次、旌德吕佩芬撰文并书（图二）。碑阴竖刻楷体字共22行，满行51字，记述了金门闸建造工程及引河尺寸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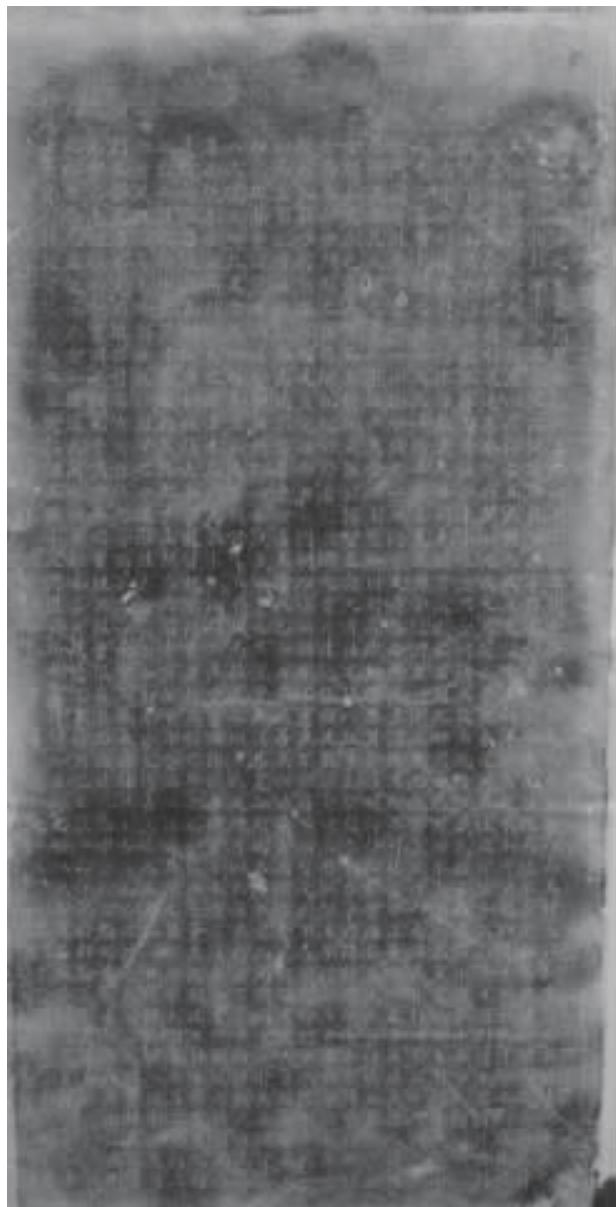
图一 碑首拓片

碑中提到的金门闸为清代永定河重要水利工程，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窑上村南与河北省涿州市北蔡村北，永定河南岸，今属河北省涿州市管辖。这一地区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，当时为燕国属地，秦为上谷郡涿县，西汉为涿郡涿县。唐置涿州，改涿县为范阳县。宋称涿州涿水郡，金称涿州范阳县。明省范阳县，以涿州入顺天府，清因之^[1]。民国初改涿州为涿县，属河北省，1986年改设涿州市。

涿州市文物保管所黄涿生曾撰文介绍金门闸，记录了对其主体建筑的详细测量资料：“现存金门闸即为宣统元年重建后的金门闸，整体均为花岗岩条石砌筑，保存基本完整。其为顺堤南北排列式 15 空石闸，……闸之主体由南北金刚墙及其间的 14 座鸡心垛组成。……14 座鸡心垛置于高 5.8 米的龙骨之上，形制、规模相同，均列于金刚墙之间，形成 15 空闸涵，……鸡心垛迎水面(东向)砌成等腰三角形以为分水，……垛顶斜置绞关石 4 根，……其顶端有直径 0.15 米的圆孔，为提吊闸板所用。闸板应为双槽木制，现已无存。闸底皆为海墁石坦坡。迎水面海墁石纵深 4 米，再延以灰土。顺水面海墁石纵深 44.62 米，其坦坡落差达 5.3 米。金刚墙东西两端各续外撇 45° 的雁翅墙，使闸迎水、顺水面形成敞口的簸箕形。……金刚墙与雁翅墙衔接处置镇水兽 4 尊，迎水面为瑞兽一对，顺水面为神牛一对。……金门闸的金刚墙、鸡心垛、石雁翅、石龙骨、石海墁所用块石之间皆以铸铁‘银锭扣’相连。”^[2]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，金门闸的修建得到了当时工程建设者的精

心设计，金刚墙、鸡心垛、石雁翅、石龙骨等主体部位都按照严格尺寸建造(图三)。

据《重建金门闸记》碑载：“永定河南岸之有金门闸也，始于康熙四十年，筑草闸于竹络坝北。越六年而易以石，其时为引牤牛河之水，借清刷浑而已。”^[3]即闸创建于清康熙四十



图二 碑文拓片



图三 金门闸现状

年(1701),起初在竹络坝^[4]北筑草闸,康熙四十六年(1707)将草闸改为石闸,其主要用途是将牤牛河水引入永定河,以冲刷河底部的淤泥。后因永定河水性湍悍,泥沙大量淤积,底部河床逐年上升,已远远高出牤牛河,使得永定河水倒灌,造成牤牛河水泛滥,淹没周围村舍,其闸遂废弃不用。乾隆三年(1738),在今金门闸位置,即碑文所载的“南二工九号”,改建减水石坝^[5],“仍袭旧称以闸名之”。为何石坝仍用金门闸之名呢?这就要从“闸”与“坝”的功用说起。据《说文解字》载:“闸,开闭门也,从门甲声。”^[6]“坝,又称作堰,是截河拦水的一类水工建筑物。根据用料及工用的不同,例如有灰坝、土坝、石坝、灰草坝等。旧时永定河工采用过多种坝型。”^[7]又据《中华大字典》载:“坝,障水堰也。今人谓堰埭曰。”^[8]碑文载:“水小可闭之,以遏其轶;水大可启之,以杀其怒。宣塞随宜而施,其功过于坝远甚。”也就是说,永定河水大则闸开,起到分流减洪的作用,防浑水倒漾;水小则闭闸,以遏河水溢出。根据永定河水流量启闭自如,更符合闸的功用,因而称之为闸。

又因永定河水性湍悍,河床底部淤积大

量泥沙,导致水位升高,所修堤坝也要相应增加高度,才能控制住水势,“故由乾隆下洎光绪,必数年一小修,三十年一大修,每一大役,兴费必以巨万计”。据史料记载,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,对金门闸的修建包括:

- 1.乾隆三年(1738),移建于南二工九号,改为减水石坝,仍曰金门闸^[9]。
- 2.乾隆六年(1741),因初建,金门闸面过高,不能过水。因将海墁中落低一尺五寸,宽二十丈。共用银五千四百八两零^[10]。
- 3.乾隆三十五年(1770),建石龙骨。河身积淤渐高,微涨即过,因建龙骨一道,长五十六丈,补平落低处,高石海墁二尺五寸。共用银四千三百七十五两零^[11]。
- 4.乾隆三十八年(1773),于堤内广植柳树,起到保护堤坝、减缓水速之作用^[12]。
- 5.乾隆三十八年(1773),挑浚金门闸过水之处,积淤尽除,使河道畅行,以资疏泄^[13]。
- 6.道光三年(1823)十二月初十日,拆修南二工,升高金门石闸龙骨、坝台、金墙、海墁、石簸箕,暨闸内镶做护埽、裹头;并沿堤挖闸塘淤沙,以及上首裹头、下首雁翅,迎河老滩,均抛片石坦坡。又迎水引河、闸外减河等

工^[14]。

7.道光四年(1824),拆去尖脊石龙骨,改建平顶石龙骨,高四尺五寸,长五十六丈,顶宽五尺。迎水坡斜宽六尺三寸,出水坡斜宽一丈三尺五寸。补砌石海墁。两坝台金墙加高四尺^[15]。

8.道光十一年(1831),加高石龙骨一尺二寸。迎水一面,砌片石坦坡,上长五十六丈,下长五十九丈。顶宽二尺,底宽八尺,高五尺七寸^[16]。

9.道光二十三年(1843),拆卸旧龙骨一尺二寸,加高三尺。海墁下接做散水石,宽九尺,厚一尺^[17]。

10.同治十一年(1872),重修金门闸石坝,将旧龙骨中段二十丈升高四尺,两旁十八丈各升高五尺。所有旧龙骨之高八尺七寸者,全行拆卸,新龙骨放长进深六丈,下接旧海墁。上做坦坡之形,使水势平缓过闸,方无跌坑掣溜之虞。北坝台东面移建九丈,与新龙骨紧接。坝台内外镶做埽段,仍于龙骨上添筑拦水埝一道,其减河工长四千一百七十丈,一律挑浚深通。又重建御碑亭、汛房等工^[18]。

11.同治十三年(1874),龙骨中段二十丈及下段十丈,均照中段原高尺寸,落低一尺七寸^[19]。

12.光绪二年(1876),龙骨中段二十丈加高一尺二寸,下段十丈加高一尺五寸,迎水坡加高一尺^[20]。

13.光绪六年(1880),加高龙骨中段、下段共三十丈,与两头原龙骨等平^[21]。

碑文又载:“溯自同治十一年,李文忠公奏请大修之后,今又三十余年矣。”^[22]李文忠公即指李鸿章,晚清重臣,世人对其功过褒贬不一,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,又创立淮军,在倡导洋务运动中发挥过积极作用。同治十一年(1872),李鸿章奏请重修金门闸。据《清史稿》载:“三年晋豫旱灾,鸿章力筹赈济。

时直隶亦患水,永定河居五大河之一,累年漫决,害尤甚。鸿章修复金门闸及南上北三灰坝,卢沟桥以下二百余里改河筑堤,缓其溜势。别浚大清河、滹沱河、北运河、减河,以资宣泄,自是水患稍纾。”^[23]可以说,李鸿章在永定河水患治理上曾发挥过积极作用。

而自同治十一年(1872)至宣统元年(1909),金门闸又到了大修之年。掌管永定河道吕佩芬于光绪三十四年(1908)巡河至此,发现坝上龙骨高于引河不及二尺,“而内口于河滩者且尺许,仅恃一小埝横障之”^[24],一旦河水暴涨,埝之垮塌,势必悬流直泻,后果不堪设想。通过实地勘察评估,重修所需费用共计五万二千两。后吕佩芬与时任直隶总督杨文敬共同商议修闸之事,“文敬难之,余力争,乃得请。岁终,遂奉部议准行”^[25]。

杨文敬,即杨士骧。《清史稿》载:“杨士骧,字莲府,安徽泗州人。光绪十二年进士,选庶吉士,授编修保道员,补直隶通永道,擢按察使,迁江西布政使,复调直隶。三十一年署山东巡抚,河贯东省千余里,淤高而堤薄,岁漫决为巨害,士骧以为河所以岁决者,河工员吏利与修,又因以迁擢也,乃定章程岁安澜。”^[26]强调不要因为掌管河道的官员迁擢而影响了河道治理。

正当吕佩芬与杨文敬二人为修闸所需银两而一筹莫展之时,吕佩芬想到一人。“建德张黼廷,观察恺康,久历河防,且承修石工者屡矣。余心钦其才,请于文敬,以为助。”^[27]启用张黼廷负责修闸之事,是吕佩芬做出的正确选择,在之后的重建过程中,张黼廷也确实不负众望。

后张黼廷实地察看河防,对吕佩芬说:“金门闸以坝而称闸,名实既不相符,且坝有定形,不若闸之启闭由人,可因水大小以为宣塞也。倘乘此改而为闸,不亦善乎?”^[28]张黼廷此言正合吕佩芬之意,但之前勘估的五万二

千两实为修坝费用,若建闸则远远不够。正当吕佩芬为此事一筹莫展之时,张黼廷再次到坝上仔细勘察现状,现场商议解决途径,认为闸的主要功能为分泄盛涨之水,龙骨无须过宽,可缩至三十二丈,辟闸洞十五,洞高均为八尺,宽四尺,之上设平板桥,覆之以土,大汛之时可利行者,其改建所需费用当与修坝等。吕佩芬采纳了张黼廷的建议,启用历城汪直刺延庚、桐城张大令荣凝等熟悉河工之人,由张黼廷督工,“经始于二月之初,中更闰月,告成于五月之末”^[29]。是即金门闸废改坝后历经70余年,终于恢复了金门闸之旧称。

金门闸的重建工程之所以得以顺利完工,与张黼廷及贤能之人的尽职尽责、日夜奋战密不可分。吕佩芬对其给予肯定,碑文曰:“余观夫黼廷之在工也,与二子者夙兴而晏息,终朝于风沙烈日之中,巡历往来,发纵指示,勤者劳之,惰者惩之。”^[30]张黼廷为金门闸的改建发挥了重要作用,也展现了自己超群的才干,如今遗存的金门闸主体建筑仍保留着清宣统时改建后的痕迹。

碑文最后落款“赐进士出身、诰授资政大夫、二品衔总理直隶永定河道、前翰林院侍读、加二级纪录八次、旌德吕佩芬撰并书”^[31],可知吕佩芬即《重建金门闸记》碑的撰书者。吕佩芬,安徽旌德人,据《清代职官年表》载,他分别于光绪十四年(1888)戊子科,光绪二十八年(1902)辛丑、壬寅并科,及光绪二十九年(1903)癸卯科任福建、贵州、湖南乡试考官,兼编修事务^[32]。他曾多次实地勘察河防,亲自督导指挥重建金门闸一事,启用了一批熟悉河防之人。

《重建金门闸记》碑全面记录了金门闸最后一次大修的全过程,反映了清政府在永定

河水患治理上做出的巨大努力,真实客观地再现了金门闸在防御永定河水患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。碑文内容与《永定河志》《清史稿》《光绪顺天府志》等文献有诸多吻合之处,无疑是研究金门闸兴废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
附记:笔者在对金门闸的调查过程中,得到了河北省涿州市文物保管所杨卫东所长、方青副所长的大力支持,特此致谢。

[1]清·朱启诏、蒋廷皋纂,永定河文化博物馆整理:(光绪)《永定河续志》,学苑出版社,2013年,第560页。

[2]黄涿生:《古代治水工程的精品——金门闸》,《文物春秋》2007年3期。

[3][9][22][24][25][27][28][29][30][31]宣统元年《重建金门闸记》碑,现存河北省涿州市金门闸南。

[4]“竹络坝,使用竹络修筑的坝体。络即笼,用毛竹篾编成。内装碎石,然后一个个挨次排砌成坝。”同[1],第541页。

[5]“减水坝是滚水坝的一种,二者在《永定河志》文中有时不加区分。但减水坝仅建筑在堤段之间,功能单一,为保护堤防整体安全,防止及减轻其他险情。减水坝坝顶常有控制,例如平时堵塞,需要时再行开启。也有人只把与坝顶齐平的滚水坝称为减水坝。”同[1],第542页。

[6]汉·许慎撰,宋·徐铉校订:《说文解字》,中华书局,1963年,第248页。

[7]同[1],第541页。

[8]《中华大字典》,中华书局,1978年,第528页。

[10][11][13]同[1],第475、476页。

[12]乾隆三十八年《阅金门闸作》碑,现存河北省涿州市金门闸南。

[14]同[1],第477页。

[15][16][17][19][20][21]同[1],第120页。

[18]同[1],第478—479页。

[23][26]《二十五史·清史稿》,上海书店、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年。

[32]钱实甫:《清代职官年表》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2984、2991、2992页。

〔责任编辑:许潞梅〕